

张小萍治疗脾胃病经验

★ 严小军 (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6)

关键词:脾胃病;辨证;张小萍

中图分类号:R 249 **文献标识码:**A

张小萍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名中医,父亲张海峰教授为全国脾胃病专家,祖父张佩宜先生为江西四大名医之一。张师幼承庭训,研读经旨,随父应诊,尽得其传,长期立足于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第一线,临床经验丰富,对内科脾胃病,如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前病变及慢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的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笔者有幸随师学习,对张师临证治疗脾胃病略有心得,现将其治疗脾胃病经验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1 擅长从肝论治肠道疾病

张景岳曰:“安五脏即所以调脾胃。”说明脾胃疾病也可以从它脏治疗。因为五脏相生相克,脾胃和它脏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它脏腑的阴阳盛衰也会反过来影响脾胃。其中以脾胃和肝脏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脾土属阴,必得肝木的条达活泼、升散疏泄之性,脾气才不会阴凝板滞,从而纳食得以正常运化,脾胃之气才能升降如常;另一方面,肝气亦需脾气的滋养,肝为刚脏,必赖脾气之柔润濡养,方不致刚强太甚,而遂其条达活泼之性。在木克土证之中,又必须分清主次,肝木乘脾土,一种是由肝及脾;一种是由脾及肝。《素问·五运行大论》云:“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

次,肠梗阻基本无变化。宗师仔细查视患者,得知其主症腹胀痛以下腹为主,连及腹股沟至阴部。遂以中医学基本理论分析之:此疼痛部位明显涉及足厥阴肝经所辖区域,说明热实之邪内阻不仅因于胃肠传导失职,且与肝失疏泄密切相关。抓住这一病机特点,宗师即按五输穴“实则泻其子”之法,以及《难经》有关“荥主身热”的配穴理论,取肝经荥穴行间为主穴以泄其邪气,另配奇穴二白以促进肠道蠕动,用连续不断重手法。刺激后患者腹胀痛明显减缓,情绪即转安静。留针半小时后起针即解少许稀水样便,续排气。至此宗师又对病情进行辨析:针刺行间、二白二穴后腹胀痛显减,又有少量排便排气,说明此时厥阴肝经邪气虽得以外泄,病情向愈发展但手阳明大肠邪困多日,功能尚未复常,当不失其时机,法当调理大肠气血以复其功能。故宗师又加刺双侧大肠俞穴,留针 15 分钟,出针后不久即排大量粪便,腹胀痛尽行消失,肠鸣音恢复。留院观察数日后痊愈出院。

4 针感讲究适度

以患者对针感的耐受能力为标准决定针刺刺激量是绝

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因此,临幊上必须分清主次。如果是因肝而影响及脾的,其主要矛盾则在肝;如果是因脾而影响及肝的,其主要矛盾则在脾。这个主次关系不可倒置,否则就影响疗效。如张师临证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时就常以痛泄要方加减化裁。张师认为肠易激综合征主要由于情志抑郁,肝气郁结不得疏泄,乘脾犯胃,脾胃功能受损,中气不足,胃失和降,以致肠道气机阻滞,升降失常,传导失司。以肝气横逆乘克脾土为主要病机,主症多见腹痛,腹泄,痛则欲便,便则痛减,肠鸣漉漉,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等一派肝木克脾土的现象,脾土受害明显,但尚未进入脾虚阶段。一般认为痛泄要方为扶土抑木之剂。但张师以为该方以抑木为主,方中防风疏肝,白芍敛肝,陈皮则调理脾胃之气,这三种药物都没有扶土的作用,但肝实乘脾之证,最易导致脾虚,故佐以健脾祛湿的白术,目的之一是先期用药,以防脾虚的发生。《金匱要略》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若主要病机在脾虚而发生的木克土之证,理当扶土为主,兼以抑木,张师常以黄芪建中汤为主方加减化裁治疗。本证矛盾的两个主要方面是肝郁及脾虚,两者可互为因果,即木贼土虚,或土壅木郁,抑肝柔肝以制亢盛,健脾助运以扶

大多数医家临幊遵循的一般原则,宗师亦基本如此。然而对于具体如何掌握之,宗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经验,他从“调神”的角度出发,认为一般而言适度的针感当是患者有较为明显的酸、胀等感觉,并向病所方向传导,但这种感觉并不使患者有明显的难受感,若太过患者明显感觉难受甚至不能忍耐,则而在其心理上形成劣性刺激而影响神气不宁,气血亦随之失去畅和状态,最终降低疗效,甚至使治疗归于失败。故宗师临证施术多以“轻缓渐进”之进针、运针手法,以有利于控制针刺刺激量,使不至于骤然过大。此外还往往综合分析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职业、生活环境、疾病种类等具体情况,酌情合用一些辅助措施,以适患者。如宗师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突尼斯国工作期间曾为该国总理夫人治病,当时考虑到该患者在本国的特殊地位,平时养尊处优,其耐受性必差,故治疗施以轻手法,出针后再加以穴位按摩,既取得满意疗效,患者又感觉舒适,从而提高了针灸在该国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6-09-04)

其弱，肝平脾健则泄泻自止。

2 注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张师治疗脾胃病时注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既遵循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又充分运用现代医学理论及检测手段，病证结合，中西合参。张师认为，治疗疾病关键在于认识疾病的本质，而现代先进检测手段应该是传统“望、闻、问、切”四诊的延伸，如胃镜就是望诊的延伸，这样才能更为科学地病证结合，进而辨证论治。如临幊上对胃癌前期病变患者的辨治，胃癌前期病变是指中、重度异型增生和不完全性结肠型化生。中医将其归属于“胃痞”，其发病多因禀赋不足，素体脾胃虚弱；或饮食不节，损伤脾胃，或抑郁恼怒伤肝，横逆脾胃，现代研究表明，无论是素体禀赋不足，或因饮食劳倦，肝气郁结，损伤脾胃而导致的脾胃虚弱，都会引起胃粘膜屏障受损发生本病，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患者易感染幽门螺杆菌，损伤脾胃，毒邪内蕴，脾胃则更虚，气机升降失常，气滞血瘀，胃络瘀阻，从而导致胃痞之证。脾胃虚弱是胃癌前期病变的病理基础，故在治疗胃癌前期病变中，应“治病求本”，补益脾胃之气，张师常以健脾益气的参苓白术散、香砂六君子汤等为主方加减治疗。胃络瘀阻在胃粘膜萎缩、肠化、异型增生中起关键作用。所谓“久病必瘀”、“久病入络”，张师主张治疗时必重视调气活血，且应脾胃同治，故常配伍丹参饮、制乳没、田七等调气活血之品。胃癌前期病变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密切相关，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主要病因，是胃癌的一类致癌因子之一，幽门螺杆菌当属于中医“邪气”范畴，且多具有“毒”的性质，脾胃虚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理基础，幽门螺杆菌感染后引起的毒邪内蕴或气滞血瘀等为其主要病理改变。本病既有脾胃虚弱之本虚，又有毒邪内聚及气滞血瘀之标实，三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终致气血同病，虚实夹杂，缠绵难愈，日久则逐渐形成萎缩、肠化、增生，导致癌变。故张师在胃癌前期病变的治疗中不仅要培土健脾固其本，而且需配伍调气活血方药化其瘀，清热解毒之剂祛其邪。常在健脾益气活血的基础伍以白及、黄连、白花蛇舌草、黄芩等根除幽门螺杆菌中药，取得了好的疗效。

3 善用对药

张师在治疗脾胃病时，善用对药，常用白及配黄连、苏叶配黄连、牛膝配升麻等行之有效的对药来提高疗效，如张师在临幊治疗肝硬化腹水引起的顽固呕吐和顽固性妊娠恶阻时，常用清代王孟英的“连苏饮”取效，其方仅两味药，黄连苦

寒，善于清热燥湿，和中止呕；紫苏叶辛温，长于通理肺胃，顺气畅中。两味伍用，寒热相配，相反相成，协同清热和胃，理肺畅中，能调理脾胃之气，使其燥湿相得，则升降如常，气机顺畅而呕吐可止，治疗寒热错杂的顽固性呕吐，最为适宜。煎汁一酒杯，频频呷饮，见效速者甚至有药未尽剂而呕吐即止，可见此药对功力之非凡，但使用时，用量须轻，取“轻可去实”之义。如患者李某，女，29岁，于2002年9月21日就诊。患者妊娠2月余，呕吐甚至连汤水都不能入，每天靠静脉输液补充营养及使用对症治疗的药物，但仍恶阻不止。来诊时需家人搀扶进诊室，身体虚弱，观其面色尚红润，少气懒言，口干不能饮，舌红少苔，脉细滑。处以连苏饮2剂：苏叶6g，黄连8g，煎浓汁呷服。隔日来诊，能单独一人走进诊室，告之服药1剂后，呕吐即渐止，当晚能进米汤。服第2剂后，呕吐全止，已能进米粥，观其神清气爽，语言较有力，脉滑利显有力。嘱勿再服药，增加营养。又如张师在临幊治疗复发性口疮时，常用牛膝配升麻取效，牛膝味苦性平，功擅苦泻下降，能引血下行，以降上炎之火；升麻辛甘微寒，清热解毒，长于引药上行。两味伍用，升降相配，相反相成，使上焦之火得清，治疗复发性口疮最为适宜。

4 重视顾护胃气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津液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十二经脉等皆依赖脾胃而得以滋养。《脾胃论》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胃主纳，脾主化，胃的受纳是脾的运化的基础，而脾的运化又是使胃能不断受纳的必要条件，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消化、吸收、输送营养及药物的任务。胃之所以受纳，是依靠胃气的作用，“人以胃气为本”。朱丹溪曰：“夫胃气者，清纯中和之气也。惟以谷、肉、菜、果相宜。盖药石皆偏胜之气也，虽进参芪辈为性亦偏，况攻击之药乎。”因此，张师临幊常以香砂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各种脾胃病，且避免使用滋腻碍胃、芳香燥热、苦寒伤胃之品，芳香燥热药虽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只能作为治标之用，久服易耗损气血，助热损阴，对有的患者易导致出血之变。苦寒之品，更易损害脾胃之阳，胃阳一伤则不能纳食，胃不能纳，则脾无以化，气生化无源，脏腑百脉皆无以受气，于是身体日见衰弱而变化他病，总之，在治疗脾胃病时，理气多用香附、陈皮，活血常用当归、丹参等药性较为平和之品，以免耗气破血，损伤胃气，力求清润不腻，寓流动之性，甘补不壅。

(收稿日期：2006-11-10)

豫章岐黄

首部辨证论治实验方法学专著问世

日前，由著名实验中医学专家方肇勤教授编撰的《辨证论治实验方法学——实验小鼠诊法与辨证》一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为中国第一部辨证论治实验方法学论著，提出了小鼠非创伤性四诊及基于四诊的辨证论治假说，建立了完整实用的小鼠四诊方法、小鼠四诊工作站及其操作标准和辨证标准，开创了小鼠疾病基础上的辨证论治及机制研究，填补了这一新兴学科方法学的空白。全书具有独创性，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新颖实用，对中医及中西医基础实验研究，中药新药评价研究可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

